

普绪赫文丛 IV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园丁集

刘景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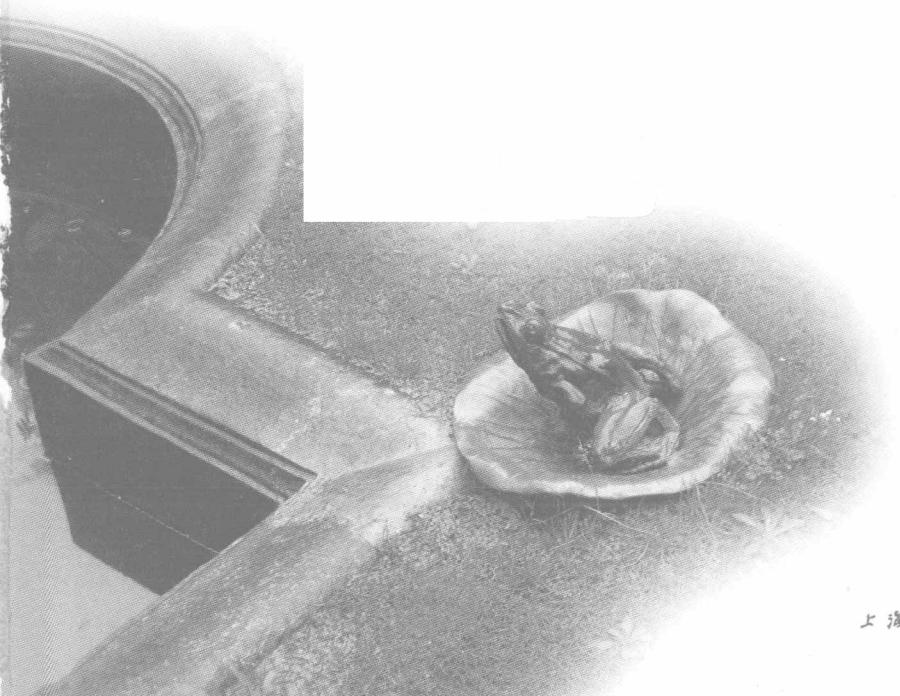


普绪赫文丛 IV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园丁集

刘景清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园丁集/刘景清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普绪赫文丛·臧建民,艾以主编.第4辑;3)

ISBN 978 - 7 - 5426 - 3157 - 2

I . ①园… II . ①刘…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482 号

普绪赫文丛IV(园丁集)

主 编/臧建民 艾 以

著 者/刘景清

责任编辑/钱震华

特约编辑/黄 亨

黎 迦

装帧设计/俞 奇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600 千字

印 张/108.125

ISBN 978 - 7 - 5426 - 3157 - 2

I · 450 定价:300.00 元

(全 10 册)

总序

近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务，《普绪赫文丛》就是一例。以“普绪赫”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收进《普绪赫文丛》的作品，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早在1926年间，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她绝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获得了幸福。普绪赫不畏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由此，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这个神话寓意深远，作为

2 园丁集

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古希腊人认为,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蝴蝶在痛苦、长久地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关系着民族的灵魂,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事关着人类的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是《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描写社会和自然,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给予我们审美感觉、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普绪赫是不朽的,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文学是不朽的,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但愿《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文学之树常青,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臧建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秘书长

目 录

论周立波短篇小说的风格	1
对真善美的探求	
——论高晓声的短篇小说	18
她还缺少些什么?	
——也评张洁的创作	31
微笑、沉思及其他	
——论茹志鹃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	49
论张弦的爱情小说	88
走通“大渡河”	
——谈陈村的小说	103
探索与迷惘	
——续谈陈村的小说	112
宝贵的精神财富	
——论王愿坚的短篇小说	127
不该被遗忘的艺术	
——论李存葆的中篇小说	150

2 园丁集

诗心如火烈

——读《杨朔散文选》..... 166

知识的长河 思想的浪花

——评秦牧的散文集《长河浪花集》..... 176

雄浑壮美 独具一格

——评《刘白羽散文选》..... 186

绘声绘色,娓娓动人

——黄宗英散文的艺术特色 198

玲珑警辟 各擅其长

——杨朔、秦牧散文比较谈 206

大珠小珠落玉盘

——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兼谈

报告文学创作 217

成功的选择

——谈罗达成的报告文学 231

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

——从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谈起 241

“尺度”在哪里?

——答李宁同志 254

写社会和写人生 265

现实的变革和文学的变革 272

漫谈评论自由 280

试谈情节“淡化”的艺术魅力 290

论作家的创作优势 304

目 录 3

论情节的艺术

——中篇小说艺术谈 315

报告文学三题 330

纪实小说一瞥 339

军事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

——从小说《红日》及其电影剧本谈起 350

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50周年 364

后 记 377

论周立波短篇小说的风格

周立波同志是现代小说作家中风格最鲜明的一个。特别是那些反映湖南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更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玲珑剔透，耐人寻味。他的短篇创作不算多，但每有新作发表，无须看作者的名字，就能把它与别的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成功，只能属于风格鲜明的作家。

“风格就是人”。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作家的个性、艺术感受能力、艺术表现技巧的集中体现。一个没有鲜明个性、没有独特的感受生活的能力、没有专一的艺术追求和娴熟的艺术技巧的作家，是不可能形成属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的。因此，风格是艺术成熟的标志。我很欣赏周立波的短篇小说，百读不厌，为他独特的风格所吸引，为他创造的艺术境界所陶醉。但是，怎样来概括周立波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呢？究竟是些什么因素浑成这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呢？颇费思索而难得要领，大有“此中有真义，欲辩已忘言”的感慨。

打一个不很确切的比方。他有篇小说叫《禾场上》，在阵阵晚风中，男女老少穿着素净的衣裳在禾场上纳凉。在青蛙热闹的合唱里，在落纱婆幽远的啼声中，他们悠闲地摇着扇子，指点

着天上的北斗星、扁担星，谈论着收成的好坏，向领导合作化的干部提出切身相关的问题，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又心情舒畅地互相嘲弄笑骂起来……它没有规模巨大的斗争，没有剑拔弩张的矛盾，没有鹤立鸡群的人物，它像生活那样平易、自然，像一幅淡墨画那样雅致、怡人，像一泓清泉那样潺缓、清亮，它以谈天说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鼓舞，以新生活的诗意图和喜悦，以美的享受和感染。清俊、明丽、洒脱，这就是周立波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在这风格独异的小说中，我们也找到了作者自己：一个熟谙农村、知识渊博、谦逊诙谐的老“作家”（也即农民），在请我们喝“盐姜茶”，跟我们平等地促膝谈心，讲有趣的、动人情思的故事。

我们不妨沿着这条线索，来探讨一下周立波短篇小说的各种因素是怎样统一在清俊、明丽、洒脱的鲜明风格上的。

周立波同志在论及散文的取材特点时说：“内容又真正广泛到极点，举凡国际国内的大事、社会家庭的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小说虽然要借助于虚构、幻想，但其题材内容也应该是“真正广阔到极点”，跟散文一样的。而在这广阔到极点的题材内容中，各个作家选材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短篇小说的选材，常常是偏爱于“社会家庭的细故”、“一物之微”、“今朝的欢快”一类的。他的二十几篇反映湖南农村生活的作品，可以说都属于这一类型。

《民兵》并不是写民兵怎样站岗放哨、捕获散播谣言的坏蛋，而是写民兵过度劳累以致引起火灾，燎伤了他的面容，母子为婚

事担心着,而对象却没有变心,终成一场虚惊,人们又听到了民兵潇洒的歌声。《下放的一夜》,并不是写下放干部第一夜就发现农村怎样严重的阶级斗争,贫下中农是再教育的好老师,而是写下放干部被蜈蚣咬了,乡亲们有怎样的议论、出怎样的点子,止住了他的疼痛。《山那面人家》只是写一次婚礼,描绘了一幅风俗画,透露了新生活的喜悦。《扫盲志异》只是写农民对学文化的渴望,以及由此引起的带有守旧观点的老一辈农民的矛盾。从这一幅幅“社会家庭的细故”的画面里,从容而含蓄地流露着“今朝的欢快”。

有人会说,这样选取题材没有多大意义,不过是“小题材”、“茶杯里的风波”而已,不能反映出伟大时代的风貌。周立波的小说过去常受到这样的讥评和责难。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所谓“茶杯里的风波”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如果作品让读者透过“茶杯里的风波”,领略大江大河的风浪,意识到任何小的“风波”都跟大的“风浪”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对“茶杯里的风波”就不应有所苛求。周立波短篇小说的选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禾场上》看来是农民纳凉谈天,对于合作化提出的疑问,也只是些生活方面方便不方便的小事,但反映了合作化运动是多么深入人心,即使是那么一些小事也得到了农民的赞同,难道不是极精巧、极细密地反映了伟大时代的一个侧影吗?即使是很政治倾向性关系不太大的那么一次婚礼,我们从姑娘们“笑个不断纤”的欢情里,从新娘新郎的“比赛”中,从对夸夸其谈的牛郎中的善意的讽刺中,无不领受到对新生活的满足与欢乐,新的道德风尚的成长和发展,使人带着微笑来热爱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用心地体会,是不难发现它们耐人寻味的时代精神的。第二,反映伟大的时代,从一个具体的作品来说,绝不能包罗万

象，而只能通过特定的一角来表现，通过一斑以窥全豹。正如鲁迅所说：“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书简·致赖少其》）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创作正是这样做的。

总的说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变动是伟大的，斗争是尖锐激烈的。在矛盾激化之时，会有阶级报复，会有杀人、纵火、撒毒。描写这样的斗争生活，作品会有惊心动魄的社会作用。我们需要有大手笔、鸿篇巨制来真实地描写它。但是，任何伟大的变动，总包含着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的不同阶段；而在通常的情况下，往往是处于量的积累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矛盾并不一定会激化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而那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并不是随处可见的；但是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斗争，整个社会、人们的精神状态，照常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周立波短篇小说的选材，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我们虽不见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但并不是不反映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不过矛盾和斗争的形式不是那样剑拔弩张而已，在抒情的、明朗的调子中，也包含着新和旧、公与私、前进和落后的矛盾。他真实地描绘这种矛盾的消长转化，很好地反映了社会的前进。周立波短篇小说的这个选材特点，使他的作品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面貌，使人感到亲切、有味。

周立波短篇小说选材的特点决定了它的“田园风味”。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田园诗”式的作品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不然。立波同志有段话说得很正确：“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的佳作，也都想望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这种轻松、愉快和优美的小品，不但不会松懈战士的斗志，销蚀工农的干劲，相反的，欣赏之后，人们多半会生出一种清新的感觉，并且会带着饱满的

体力和神志,去迎接新的战斗和劳动。凭借这种间接的意义,它们对于人们是有益处的,也就成了人们日常的需要。”(《1959—1961 散文特写选·序言》)这是作家的经验之谈,也是我们读他的短篇小说的感受。剑拔弩张式的佳作和轻松优美的佳作,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得益彰的。作品对于读者教育意义或美学意义的大小,不决定于选取怎样的题材,而在于艺术技巧的高低和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由于立波同志把握了短篇小说创作的规律,有熟练的艺术技巧,比较讲究艺术的感染力,因此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在美的享受中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启发。因此这样的选材特点和经验是值得重视的。立波短篇小说选材的特点,是形成它的清俊、明丽、洒脱的鲜明风格的基础。

周立波短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散发着浓郁的泥土和草木气息。读者通过想象去理解这些人物,总觉得他们就生活在自己身边,和蔼可亲,不由得赞叹作者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再现生活和塑造人物的卓越技巧。

我们读《盖满爹》,一个有一副好手艺、勤勤恳恳为大家做好事的老实农民、基层干部的形象活跃在我们眼前。他不会夸夸其谈地做动员、作报告,却以实际的行动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他有自己独特的心理:要求干部们尊重他,得到尊重办事就更卖力;他动员人们参加合作社,儿子们却跟他闹翻,有家归不得,心里不舒坦。这多方面的笔触把形象写活了。最后,他病在床上,一群少先队员来慰问他,向他敬礼,他却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美景“我能看得到手吗”的问题,并感动得眼角上“停着两朵亮晶晶的泪花”。这抒情的笔墨,使形象更具有感染力。我们读《卜春秀》,随着人物“够她烦恼、充满矛盾的心事”层层揭开,一

个光明磊落、心地善良，但也柔中有刚，执著地追求着既朦胧又甜蜜的爱情的农村姑娘，被写得栩栩如生，正如作者所揶揄的，“好像这标致的女子会从书页上下来”，以她特有的朴实无华、情操高洁的风采牵动读者的情思，去热爱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即使是着墨不多的人物，如《禾场上》中的“脚猪子老倌”王老二，《山那面人家》中的牛郎中，作者用悠闲的笔调，或是几句山南海北、说古道今的对话，或是几个恰到好处的动作、细节，加上作者自己的几句评价，形象无不活龙活现，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在从容不迫地叙述、抒写的同时，好用画龙点睛之笔，使形象一下子活起来，“破壁飞去”。如《民兵》，何锦春烧伤了，不仅他一家、邻居乃至读者，都在为他的婚事担心。小说把这些“关节”都布置得十分妥帖，造成了很大的悬念，才让女主角卜玉英“千呼万唤始出来”，而出来以后，只有几个“文文静静”的动作，对何妈说了两句普普通通的话，却把一个心地纯洁、懂得真正的爱情的农村姑娘勾勒出来了，给人以不尽的余味。《山那面人家》着重写场面、写气氛，对于新郎涉笔更少，仿佛是故意藏着似地。举行婚礼时，发现新郎不见了，四出寻找，原来他“与其坐冷板凳，听那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寥寥数笔，把一个讲求实效、一心为集体的“好保管”凸显出来了，为这一场婚礼增添了时代的色彩。《霜降前后》写生产队长王桂香，一路下来，都是间接描写，写他怎样起早摸黑，吃苦在前，脾性又好，威信又高；直接描写，也只一次会，一次送粮，而且都是简简单单的几句，却在一系列的铺垫之后，一个深思远虑、诚实谦逊的好队长的形象呈现了出来，声容笑貌，伸手可触。上面所举的《盖满爹》少先队员来慰问的一段，也是十分有力的画龙点睛之笔。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者运用的是真

正的“画龙点睛”之笔，而决不作“画蛇添足”之事。在从容地铺叙、抒写的基础上，三笔两划把人物写活了，作品也就收煞了。从容与惜墨相映成趣，而作品又含蓄隽永。

作者还往往赋予人物以幽默感和喜剧色彩。这不仅符合生活的真实，也是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的原因之一。如《扫盲志异》，老头子监督着年轻的群师教年轻的媳妇识字，偷听他们开怀的谈笑，又因误认为他们有什么不轨行为而去公社告状；后来，群师换了个双辫子姑娘，他又感到他的两个儿子学文化“过分积极”，“年轻男女的放肆的谈吐和他们的一张张笑脸都使他担忧”。具有讽刺意义的喜剧性和幽默感，使这个身有旧思想烙印，自寻烦恼、对新事物疑虑重重的老倌子的形象活了，我们笑话他，而又喜欢他。《胡桂花》写新婚的丈夫出于对集体文化生活的关心，让妻子去演《补锅》，演得逼真，也听到了几个“老倌子”无聊的评论和闲话，心里不自在起来，经过小小的波折，欣然优待起家里的“表演艺术家”来。作品通过喜剧性的波折，细致地揭示了人物特定的精神状态，真实而传神。《山那面人家》自然充满着洋洋喜气，而在这和谐的气氛中，讽刺了一个有个漂亮堂客而不讨厌包办婚姻，不看场合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的牛郎中，使人忍俊不禁，而通过不多的喜剧场面的描绘，把这个可笑、讨厌而又坦率真实的形象写得惟妙惟肖。这种幽默感和喜剧性所以能使人物形象更具光彩。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它并不是作者故弄玄虚，逗人一乐，不是外加上去的东西，而是真实性格和真实生活的反映，是性格的必然表现，是作者从生活的深处挖掘出来的，因此自然、和谐，没有丝毫造作之感；一是要把握分寸，不能过火，过火了，人物淳朴忠厚的性格就会受到破坏，失去了农民的本色。

立波的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很少离开实际行动去表现人物的理想，而往往在细致的行动描写中让人体味到人物的理想，因而使理想有所寄托，不是抽象的呼号，人物也就更饱满。《张满贞》写的是玻璃厂长下放公社当妇女部长，她一开口常常离不开玻璃，房间里的摆设亦然。然而一到农村，她看到玻璃划破了农民的脚，就给城里打电话，要工厂注意碎玻璃；后来邻居的孩子打坏了玻璃杯，她不仅送去自己的玻璃杯，而且仔细地扫着碎玻璃。我们从人物前后言行的对比中，触摸到一颗关心着大家的火热的心，为了理想而舍弃个人爱好的忠诚的心。比较起来，在这些小说中大概要数《新客》较多地写了人物的理想。一对恋人，为了农业机械化而想推迟婚期，但男的腼腆，不好意思说出口；女的又真真假假，捉摸不定，最后在她留下的一封信里，道出了他们两人共同的理想，皆大欢喜。这封信是颇有点“理想化”的，说队里选她当文书，不能辜负党的培养；说婚期要推迟十年，等村里响起了马达声，电灯照亮了农家的窗户。应该说，这是有点一般化的，但作者刻画人物，不是凭借这种理想的表达，而是通过人物喜剧性的纠葛来表现，因而并没有把人物架空，反而给人物增添了一点天真、淳朴。这样来表现人物的新思想、新的精神境界，就比较含蓄、自然，是要读者透过形象用心去体会，而不是什么都由作者直白地告诉你。

作者塑造人物，还善于用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做到性格与环境的统一。他说：“在文章里，有时可以写一点景致，但选取的风景最好是跟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互相配合，富于地方色彩的景色插一点是很好的。”（《文学浅论·几个文学问题》）立波小说里的景物描写，既有地方色彩，又跟人物的行为和心理相配合，为作品生色不少。如《民兵》里，民兵抬着灼伤很重的何锦春去治

病,但见:

天正下着雨。空际灰濛濛。远山被雨染得迷迷茫茫的,有些地方,露出了一些黛色,近山淋着雨,青松和楠竹显得更青翠。各个场屋升起了灰白色的炊烟。在这细雨织成的珠光闪闪的巨大帘子里,炊烟被风吹得一缕一缕的,又逐渐展开,像是散在空间的一幅一幅柔软的轻纱。

好一幅“江南烟雨图”!它本身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风光明丽;把人物置身于这一幅图画中,烘托了人物精神的美,同时弥漫上一层朦胧的色调,使读者更关心人物的命运。又如《在一个星期天里》的一处景物描写:

田里到处是热闹的蛙鸣;山肚里,阳雀子悠悠地发出婉丽的啼声;而泥土的潮气,混和着野草和树叶的芳香,也许还夹杂了茁壮的秧苗的青气,游漫在温暖的南方四月的夜空里,引得人要醉。

蛙鸣,雀叫,既热闹又婉丽;潮气、芳香、青气,弥漫而浓郁。声悦耳,气沁脾,烘托着人物此时充满诗情的心情。美景良辰,自然引得人要醉;更使他要醉的,是爱人误会冰释,留在他额头上的亲吻。在一个星期天里为群众操劳而不能陪爱人度假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醉意。环境美衬托着人物美,人物也和江南秀色一样,显得清丽、秀朴。

总之,周立波短篇小说人物形象的基调以及他塑造形象的艺术手法,都和谐地统一在清俊、明丽、洒脱的艺术风格上。

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简练、流畅,玲珑剔透,从不拖泥带水,把单薄的内容拉长。如果打个不很恰切的比喻,有点像出没峰峦间、流经青松林和楠竹丛中的